

翦伯贊批判問題彙編

「輯自上海文匯報」



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	戚本禹 林 杰 閻長貴	3
評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	司馬洪濤	25
翦伯贊怎樣吹捧人民公敵蔣介石？	鄭仲兵	39
評翦伯贊的“江南之行”	葛 明	54
——揭露翦伯贊在華東師範大學		
歷史系報告的反動實質		
翦伯贊的“讓步政策”論是爲人民公敵蔣介石服務的		62
——江西省社聯·吉安專區社聯調查組——		
反共知識分子翦伯贊的真面目	戚本禹 林 杰 閻長貴	78
翦伯贊的「歷史主義」對我的毒害	杜仲文	97
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	尹 達	100

說 明

一、本書內容係根據一九六六年全年上海文匯報着手編成其中如有關於翦伯贊批判問題之論著無不皆已搜錄詳盡

二、凡錄入之資料均已分別註明其來源、日期及版面故倘認為書內某篇如有置疑而需另購影印版同時參考對照時誠亦亟表歡迎至該影印版取價係按每版港幣五元五角計算

三、本書之特點乃以分類資料方式編集且內容全屬原文真跡既無主觀成見亦非斷章取義此在中外學者不但因此免去若干查閱資料上之費時費事且較之影印版難以長期收藏自亦為其特色之一

四、自一九六九年元月份起擬按月均有新書三、四種陸續發行如承函洽敬希賜寄下開地址即可：
楊開書報供應社 香港郵政信箱九五八號

O. K. NEWSPAPER AGENCY, G. P. O. BOX 958,
HONG KONG

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

戚本禹 林 杰 閻長貴

近幾年，我國史學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是尖銳的。這是意識形態領域裡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

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潮流，衝擊着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所有制服務的舊史學。無產階級的史學工作者，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形勢下，向舊的、傳統的歷史觀點展開了鬥爭。這樣，就使得一些堅持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史學方向的歷史學家們如坐針氈，他們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東西搖搖欲墜了，非起來抗爭不可。

於是，史學領域裡以無產階級為一方，以資產階級為另一方的兩條路綫的鬥爭尖銳起來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的辯論，一直在進行着。這一次由批判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而展開的關於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中國農民戰爭、歷史人物評價、「讓步政策」等問題的大論戰，又為史學革命開創了空前生動、活潑的局面。

這一場大論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思想在史學領域裡的一場大門爭；是我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且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在史學領域裡清除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鬥爭；是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毛澤東同志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一四九一頁。)當前史學領域裡的這場大論戰，就是堅持還是反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觀點來對待歷史問題的論戰，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論戰。

在史學領域兩條路綫的鬥爭中，堅持歷史唯心主義，堅持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史學方向的一方，吳晗同志是一個掛帥的人物。此帥之外，還有一帥，這就是翦伯贊同志。

長期以來，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自居的翦伯贊同志，就史學理論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寫了不少文章。這些文章被一些人認為是歷史研究中帶有指導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

「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

「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

「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

「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怎樣處理歷史上的民族關係和階級關係」

(這些文章，分別見：「歷史問題論叢」(增訂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新一版。「新建設」一九五二年九月號。「紅旗」一九五九年第十期。「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海學刊」一九六二年六月號。「文匯報」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其中特別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發表的「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和「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系統地論述了他的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歷史觀點。這是兩篇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

由於他打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號，頗具有迷惑人的作用。爲了分清是非，辨明真理，就翦伯贊同志歷史觀點中的一些主要

問題，認真進行一番討論，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的史學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所謂“歷史主義”究竟是什麼？

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不能認識人類社會歷史運動及其規律。他們把歷史一會兒說成是偶然現象的堆積，一會兒說成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一會兒說成是帝王將相的善良本性的發現，一會兒又說成是暴君的罪惡活動。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所以把歷史歪曲成荒誕不經、混亂不堪的東西，主要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利益，使他們不可能科學地、客觀地去觀察歷史事變。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第一次科學地揭露了歷史的真相，發現了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這就是階級鬥爭規律。

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歸結為階級的活動。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歷史上發生的一切鬥爭，不論是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反對壓迫、剝削階級的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日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這就迫使那些具有頑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歷史學家，不得不改變反對的方式。

翦伯贊同志就是這樣做的。他拋棄了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來歪曲歷史唯物主義，來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對抗。

一九五二年，翦伯贊同志就提出了所謂“歷史主義”。但是，把“歷史主義”作為一種完整的思想體系來大肆宣傳，那是近幾年來的事情。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蘇州等地到處宣傳他的“歷史主義”，要用所謂“歷史主義”

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翦伯贊同志爲什麼要大講特講“歷史主義”呢？因爲在他看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來解釋歷史。他說：“除了階級觀點以外，還要有歷史主義”。“必須把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結合起來。如果只有階級觀點而忘記了歷史主義，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歷史主義而忘記了階級觀點，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對歷史事實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論斷”。（「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江海學刊」一九六二年六月號。）顯然，他的“歷史主義”是把階級鬥爭觀點排除在外的。

翦伯贊同志說，有的同志“爲了站穩階級立場”，把“中國古代史說成了黑漆一團，說成是一堆垃圾，說成是罪惡堆積。其所以如此，不是因爲別的什麼原因，只是因爲古代史都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有些同志簡直用階級成分作爲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很多歷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爲別的什麼原因，就是因爲他們出身於地主階級”。（「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江海學刊」一九六二年六月號。）

說無產階級史學工作者把中國歷史說成了“黑漆一團”，這是污蔑。翦伯贊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說，階級鬥爭觀點要不得，用階級鬥爭觀點來分析歷史，把歷史看做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會把歷史說成是“罪惡堆積”。在翦伯贊同志看來，用階級分析方法去評論歷史人物，就是把階級成分作爲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就會把封建階級的歷史人物否定掉。

“爲了站穩立場，講歷史上的矛盾，只講敵對階級間的矛盾，不講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歷史，歷史就太簡單了，簡單到任何矛盾也沒有了。”（「目前史學研究中

存在的幾個問題」。「江海學刊」一九六二年六月號。）這是翦伯贊同志對階級鬥爭觀點的又一攻擊。

是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主張用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奴隸同奴隸主、農民同地主、工人同資本家這種敵對階級之間的矛盾來解釋歷史現象。翦伯贊同志說，不行，如果講歷史上的矛盾，只講這個，歷史就“太簡單了，簡單到任何矛盾也沒有了”。按照翦伯贊同志的觀點，講歷史應該複雜一點，複雜到分不清階級界限。他所以要大講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就是要用這種矛盾來沖淡或者代替敵對階級之間的矛盾。

翦伯贊同志給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解釋歷史的同志扣了許多帽子，什麼“虛無主義”、“非歷史主義”、“簡單化”、“片面性”、“否定一切”，等等。但是，最大的帽子還是“教條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翦伯贊同志却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口號下，大肆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來研究歷史。他說：“空空洞洞說一些原理原則”，“乾巴巴引用一些教條”，“只講普遍真理、一般原則，不結合自己歷史的特點，這種教條主義”，“應該反對”（「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江海學刊」一九六二年六月號。）。

翦伯贊同志講了不少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話，口頭上也承認歷史唯物主義，但是把階級鬥爭觀點除外。這是一種挖心戰術。他所反對的恰恰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階級鬥爭觀點。

翦伯贊同志把所謂“歷史主義”奉為研究歷史必須“嚴格”遵循的法則。其實，他所說的“歷史主義”，乃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破爛武器。翦伯贊同志不過

是給它塗了一點金黃顏色，就拿來到處揮舞。

我們且不說現在世界上大談“歷史主義”的究竟是些什麼人。從歷史上說，最早用“歷史主義”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觀點的，是十九世紀意大利的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克羅齊。他認為“唯一的實在性，就是流動性”，就是“精神”，並且宣稱這就是“歷史主義”。資產階級的許多哲學派別，如新康德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邏輯實證主義，也都惡毒地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例如，邏輯實證主義者坡培爾即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是“一種危險的過份簡單化的觀點”，只“承認貧富之間的分歧始終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把一切政治衝突都錯誤地解釋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否認“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臭名遠揚的實用主義者杜威，他表面上也承認“歷史是一個變化過程”；但他堅決反對歷史變化的動力是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觀點污蔑為“教條式的歷史哲學”。（「自由主義與社會活動」。「杜威哲學文選」。）

人們有理由說，翦伯贊同志的所謂“歷史主義”，同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理論如出一轍，他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觀點的資產階級學者們是站在一起的。

歪曲和污蔑農民革命

毛澤東同志一貫熱情地歌頌歷史上的農民，歌頌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他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一九

頁。)因此，怎樣對待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這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是一個根本態度、根本立場的問題。恰恰在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上，翦伯贊同志打着“應該歷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爭”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傳：

“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

“農民反對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

“農民反對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把皇權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

（「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翦伯贊同志看來，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並不是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地主，並不是反對地主階級。翦伯贊同志對歷史上的農民，對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觀點，完全暴露了他所說的“歷史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

請問：為什麼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不是反對封建制度呢？難道封建壓迫、剝削不就是封建制度的產物嗎？為什麼反對地主，不是反對地主階級呢？難道地主階級不就是由地主構成的嗎？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封建制度就是地主階級壓迫、剝削農民階級的制度。怎麼能說，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不反對封建制度、不反對地主階級呢？列寧說，戰爭，作為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其目標“不是反對個人而是反對階級”（「什麼是“人民之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七頁。）。毛澤東同志在論述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

爭的時候說：“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頁。）。

翦伯贊同志之所以要在封建壓迫、剝削和封建制度之間，在地主和地主階級之間劃一條界綫，就是爲了證明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不反對封建制度、不反對地主階級。這種觀點是對歷史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歪曲和污蔑。

毛澤東同志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十八頁。）按照翦伯贊同志的說法，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不反對封建制度，不反對地主階級，那麼還有什麼理由把它叫做革命呢？難道把它叫做改良不是更合適嗎？

所謂“農民反對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把皇權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如果這句話，指的是有時農民起義借用王朝的名義來號召，就認爲起義農民不反對封建的皇權主義，這是只看形式，不看實質。馬克思曾經指出：“拿破侖的名字在各個不同階級的口中具有極不同的意義”（「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一頁。）。難道對農民起義借用王朝來號召的現象不應當像這樣地進行階級分析嗎？如果這句話，指的是起義農民沒有自己的“主義”、自己的思想，這是否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否認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列寧說：“剝削的存在，永遠會在被剝削者本身和個別‘知識分子’代表中間產生一些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三九三——三九四頁。）毛澤東同志說：“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

選集」第二卷，第六八〇頁。）。請問：在封建社會裡受剝削的農民，為什麼不會產生反對封建制度的思想？為什麼不能有自己的“主義”呢？難道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中提出的“等貴賤、均貧富”、“均田免賦”等等，不是和封建的皇權主義根本對立的嗎？

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地主階級的性質，是由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決定的，而不是以當時農民是不是認識到這一點作為依據的。在封建社會裡，農民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發展成為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就是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地主階級，當時農民認識到這一點是這樣，認識不到這一點也是這樣。反對封建壓迫、剝削，就是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地主，就是反對地主階級，農民認識到這一點是這樣，認識不到這一點也是這樣。

翦伯贊同志還說：“農民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這是對歷史事實的嚴重歪曲。例如，黃巢起義建立過大齊政權，李自成起義建立過大順政權，在這些政權所控制的地區裡，“捕得官吏悉斬之”，“富家皆跣而趨”，“巨室膏田”沒了主人；“窮棍”領回了“祖產”，“貧兒”、“奴僕下才”“廣侵田宅，濫賣財貨”，“並兼”了地主的“田園甲第”。這種使農民揚眉吐氣，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權，難道能是封建性政權嗎？試問：歷史上哪一個封建政權這樣做過？

太平天國革命是農民戰爭發展的高峰。它在建立農民政權方面，也最典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在「紀念太平天國革命百週年」的社論中說：太平天國“革命的英雄們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組織了強大的武裝，實行了各種革命政策，發動

了廣大農民爲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鬥爭。”請問翦伯贊同志：如果農民只能建立封建性的政權，你是否認爲太平天國和清王朝一樣是封建性的政權呢？

封建社會的農民，以自己的生產活動創造了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他們反對地主階級的革命鬥爭推動了歷史發展，構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前奏。正因爲他們有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地主階級的革命性，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夠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同工人階級結成鞏固的聯盟，成爲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按照翦伯贊同志的說法，封建社會的農民是不反對封建制度、不反對地主階級的，沒有革命性，那麼，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怎麼能夠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呢？

美化和歌頌帝王將相

翦伯贊同志一方面用他的“歷史主義”歪曲和污蔑歷史上的農民和農民革命；另一方面，又用他的“歷史主義”大肆美化和歌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

一九五八年，史學戰線上掀起了一場大破帝王將相主宰歷史，大寫勞動人民歷史的轟轟烈烈的史學革命運動。翦伯贊同志在這個革命運動面前再也“忍耐”不住了，於是挺身而出，爲保衛帝王將相而戰。

翦伯贊同志認爲，必須承認和肯定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開運河的功勞。他說：“築長城、治黃河、開運河都是當時的勞動人民的勞動。秦始皇沒有挑土，漢武帝沒有築堤，隋煬帝沒有挖河，但是他們却是這些巨大工程的發動者、組織者”（「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紅旗」一九五九年第十期。）。這就

是說，築長城、開運河，雖然是勞動人民的勞動，但是秦始皇、隋煬帝是發動者和組織者，必須承認和肯定他們的功勞。

毛澤東同志說：在封建社會中，“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階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頁。）在我國歷史上，長城也好，黃河也好，運河也好，究竟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是勞動人民的功勞，還是秦始皇、隋煬帝等創造的，是這些皇帝的功勞？翦伯贊同志把這些巨大工程的功勞也要記在秦始皇、隋煬帝的頭上，這和毛澤東同志的觀點難道不是背道而馳嗎？

特別是像隋煬帝，連地主階級的歷史學家都不敢替他說好話，認為他“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慾”，“茫茫九土，并爲麋鹿之場，喋喋黔黎，俱充蛇豕之餌”。（「隋書·帝紀」。）而翦伯贊同志竟把這樣一個荒淫無恥的皇帝當作挖運河的“發動者、組織者”加以歌頌，這就是翦伯贊同志的“歷史主義”！

能不能夠說由於隋煬帝是開運河的“發動者、組織者”，因而就應該把功勞寫在他的帳上，加以肯定、加以歌頌呢？當然不能。

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我們不能把剝削階級所興修的水利、所創辦的事業，都一律看待。但是，那些直接爲剝削和壓迫人民服務的工程，其政治目的必須堅決揭露。而翦伯贊同志完全掩蓋了隋煬帝修運河的階級本質，把對人民的剝削和鎮壓說成是給人民辦好事，這是完全錯誤的。

翦伯贊同志吹捧地主階級的帝王將相還有一個理由，即認為剝削階級在上升階段時，只能歌頌，不能批判。他說：“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來”，“當地主階級反對奴隸主階級的時候，它是一個革命階級。只有當這些階級走向沒落的時候，當這些制度走

向崩潰的時候，才是反動的，該罵的，該反的。如果當這個階級、這個制度一出現於歷史就反對他們，豈不是反對歷史的發展。”“只有站在奴隸主的立場，才能反對新出現的封建制度”。（「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這是什麼“歷史主義”呢？這就是反對階級分析的“歷史主義”。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剝削階級無論在什麼時候，對於勞動人民來說，始終是剝削者和壓迫者。對這種剝削和壓迫，有什麼理由不准反、不准罵？中國的封建社會，一般認為是從唐宋開始走下坡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在一八七一年偉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後走向沒落的。按照翦伯贊同志的觀點，在唐宋以前，中國的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巴黎公社以前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就根本不能反對。誰如果反對，就是反“歷史主義”。這意味着什麼呢？這就是說，唐宋前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如秦末農民起義、漢末黃巾起義等等，都是反對歷史的發展，都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反對新出現的封建制度。同樣，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國、英國、德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也都是反對歷史的發展，都是觸犯翦伯贊同志的“歷史主義”的，因而都是錯誤的。

也許有人認為，翦伯贊同志美化帝王將相，似乎是有條件的，他只是歌頌歷史上那些所謂對人民有功勞的帝王，只是歌頌處於上升階級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不是這樣呢？不是。實際上，凡是地主、資產階級，翦伯贊同志都是毫無例外地肯定。他指責所謂“非歷史主義者”，“對於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帝王將相，即使要肯定他們，也得先罵他們幾句，或者在肯定以後，又加以否定。好像不如此，就會喪失階級立場。”（「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這就是說，對於帝王將相，即使

要批評幾句也不行，也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只許向帝王將相高唱讚歌，頂禮膜拜，而不准說半個“否”字。你看，他對帝王將相是多麼愛護備至！

翦伯贊同志歌頌帝王將相，有一個自以為是非常重要的理論根據，就是：帝王將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利。他說：封建帝王的任務，“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廣大人民的生存權利，而不是替個別的人去伸冤”（「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戲劇報』一九五九年第二一期。）。這就是說，在翦伯贊同志看來，封建帝王不僅能夠替“個別的人民”伸冤，而且能夠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廣大人民的生存權利。

封建帝王替人民伸冤，根據翦伯贊同志的“歷史主義”觀點，是當然的事。但是，且慢，請問帝王替人民究竟伸的什麼冤？伸那個階級的冤？歷史上有這樣的事嗎？那怕有一件也算。什麼是封建的法律制度呢？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維護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政治制度。要求帝王用地主階級的法律制度去保障“廣大人民”的生存權利，這到底是什麼高深的理論呢？這是把帝王及地主階級的國家和法律都當作超階級的偶像來崇拜。

翦伯贊同志大叫要用“歷史主義”去評價歷史人物。其實，他不僅用資產階級歷史主義去反對階級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將相，而且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理論，把國家和法當作調和階級矛盾的工具來歌頌。

是“讓步政策”，還是反攻倒算？

爲了美化帝王將相，對帝王將相歌功頌德，爲了貶低農民革命，否認農民革命的歷史作用，翦伯贊同志還一直大肆宣揚封建

統治者曾經對農民實行過減輕剝削和壓迫的“讓步政策”。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贊同志就提出了統治階級對農民“讓步”的理論。他在「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公式：農民戰爭——統治階級的讓步——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他說：“在每一次大暴動之後，新的封建統治者，爲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歷史問題論叢」（增訂本），第一一七頁。）一九五六年，翦伯贊、邵循正、胡華合編了「中國歷史概要」，大講“讓步政策”。最近幾年，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在宣揚“讓步政策”方面更有所發展。原來還只是說每次大的農民暴動以後，統治階級“讓步”，現在却是每次農民暴動，甚至連很不出名的小規模起義，他都說“也逼令統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措施”（「中國史綱要」中冊，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九〇頁。）。很顯然，在翦伯贊同志看來，正是統治階級的“讓步政策”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翦伯贊同志宣揚的“讓步政策”理論，是歪曲歷史事實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不比不知道”。對古今中外的地主階級我們也要做個比較。

我們先看看現代階級鬥爭的情況。中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規模不能算不大吧，對統治階級的震動不能算不重吧，但是大革命失敗以後，統治階級對革命人民究竟實行了什麼政策呢？是“讓步政策”嗎？是“減輕壓迫和剝削”嗎？不是，一萬個不是。對此，我們許多革命老同志和革命群眾還都記憶猶新。統治階級加給革命人民的是屠刀、是牢獄，多少人死在統治階級的屠刀之